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八十六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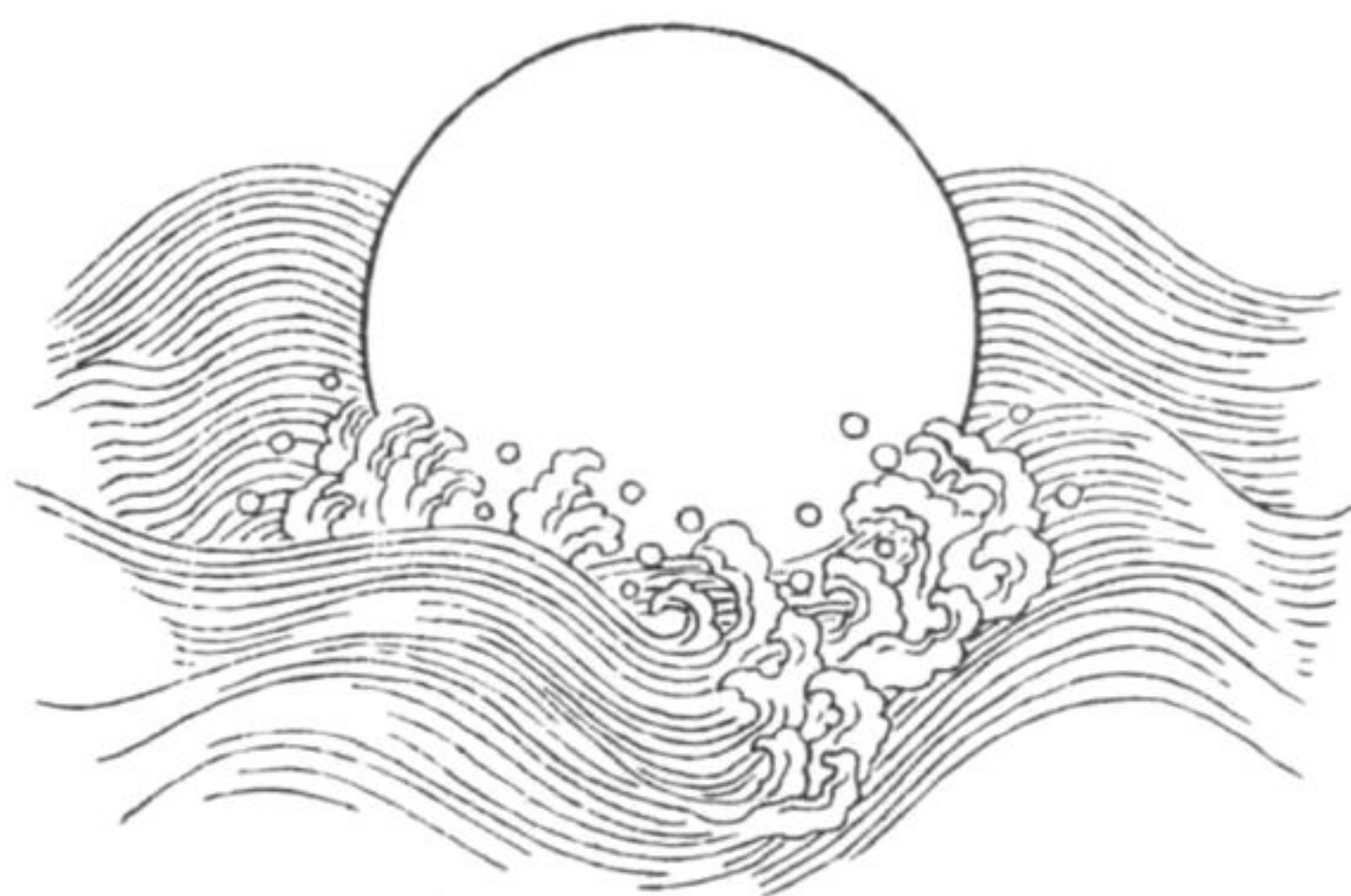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八十六冊

黃山書社



(明)姚檀撰

姚培吾集一卷

清康熙五經堂刻廣理學備考本

廣理學備考

洪洞范鄆鼎彙編

受業聞喜班齊超參閱

姚先生集

先生諱標字培吾山西安邑人萬曆甲午舉人以母老謝公車吳撫臺薦屢徵不起與辛復元日講弘運書院

先生之文月明水清先生之行海濶天空先生之功日知月能先生之學宗宋祖程愚慕先生久近得董其勉授贈德言如獲百朋叔子備考伏候論定鄙鼎識

文

與曹真千書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五經堂

燈下讀共發編至出世為人。人成則暢然可迴。不則雖不得不迴。然未可也。竊謂卽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義。而語尤明顯。令讀者猛自警省。然取譬之事。尙覺未到此科不得中。可待來科。此豈不得官。可待下選。至死不成。人者。亦有可待乎。且科第不成。猶得爲秀才。舉人求官不成。猶得爲聽選。人爲人不成。將遂不得爲人矣。可與並論乎。必求其似其懷挾搜出者乎。科第不成。且併舊有之衣冠而視之。何面目迴鄉里。雖然亦未到也。懷挾搜出者。猶可舍故鄉而他適。爲人不成者。將何適乎。是則舉人世極醜之事。無可喻爲人不成者。弟迴期迫矣。自度未可也。況未嘗以一事之失。

責弟豈忍弟雖不得不迴。終未可乎。十年前弟有差失。朴兄必正色切責。故弟得亟改之。朴兄逝後。弟不復得聞過。弟所以時時哭朴兄也。兄愛弟與朴兄無異。徒此一箇不相似。友道便覺有未盡處。弟欲暢然迴。微兄無可望者。惟見弟有不善。卽不吝叱責。使弟得寡過處。卽兄自盡。友道處。吾兄弟皆可迴矣。是弟所至願者。

答樊柱石書

吾弟謂魯男子云。在柳下惠則可。在我則不可。此語極妙。竊謂弟獨泥其辭。未會其意。非魯男子知己也。夜中城外。乃無人之境。如必避嫌婦人有死而已。回仁人所甚隱者。魯男子處此。或亦如惠。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二

五經堂

未可知也。發婦室壞。豈別無可投。而投獨居男子。意可識矣。所以閉戶不納也。然此豈可顯言。故但曰。在柳下惠則可。在我則不可。姑因其辭婉而拒之耳。意固不盡於言也。且其所謂可者。亦就惠往事言之耳。非謂遇此發婦。可開門延入也。聖人雖不避嫌。然事有不可亦安得以爲可。吾弟會心於語言之外。則聖賢得知已於千載之後矣。翌日李公祖講學。同詣就正如何。

再答樊柱石書

吾弟論魯男子與愚前論畧同。獨論柳下惠者異耳。柳下惠之和全妙在介上。和而非介。其流決矣。愚懼猖狂自恣而無所忌憚者。

藉口柳下惠踰男女之大閑。故與弟論辯。謂其過魯男子之事。亦必閉戶不納。蓋義所不可。雖聖人之和者。亦不以爲可也。魯男子事未必實。然古人慮後世。淫者以聖人爲口實。設此樹之防耳。不然。何無姓名可紀也。男子二字。似亦有意。言作如許事。是個男子也。

與劉朴菴曹真子楊寒質書

朴兄居銓部。眞兄寒質。並列臺省。大平盛治。宜可指日致者。乃吏治之敝。於今爲極。無論天下。姑以吾城言之。運使運同。缺久不補。運副運判。添註滋多。長官缺。則僚佐無所約束。而恣爲民賊。添註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三

五經堂藏

多則廩祿日糜。而無益民事。此吏部職掌兩衙門所得言者也。伏與吾兄弟爲國爲民。戮力幹旋。其濟社稷之福也。不濟亦人臣之誼也。生日夕望見此舉。幸勿以爲出位。而相與非笑之。

與王維屏書

俗之薄也。以父母劬勞之日。爲宴樂之日。吾二三同志。縱不能挽。回忍相與效尤乎。賤日不勞厚。賤亦不勞。枉顧不者。是以我爲不孝子也。

與吳岳父書

檳榔村極野。尊叔不棄。字以愛女。深仁厚愛。等於罔極。檳非木石。

感戴宜何如者。第檳鄉人也。鄉間行事。與城中不同。城中尙文。鄉間尙質。尙質者之不樂爲文。亦猶尙文者之不樂爲質也。無論世俗之事。有世俗所不爲者。即賢人之事。亦有賢人所不爲者。聖人之事。亦有聖人所不爲者。狂不爲狷。狷不爲狂。故曰。賢人之事。有賢人所不爲者。伯夷不爲柳下惠。柳下惠不爲伯夷。故曰。聖人之事。有聖人所不爲者。狂不爲狷。狷不爲狂。所以各成其爲賢。夷不爲惠。惠不爲夷。所以各成其爲聖。然則鄉人不爲城中之事。亦以自成其爲鄉人耳。斯誠何害。而必欲使之爲所不爲。無乃不可乎。破拘攣之見。出域外之觀。挽浮靡之習。返淳朴之風。是所望於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四

五經堂藏

答吳岳父書

來教欲使檳展素抱。蘇民困。以無負朝廷作養之意。檳方壯時。嘗有是心。今老矣。念不到此矣。叔所以使檳仕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檳所以不仕者。亦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何者。義行則仕。義不行。則不仕。仕不仕。決諸義耳。苟不顧義。而急於仕。是托名行義。而求富貴者也。叔之言曰。聖人不求富貴。亦不逃富貴。檳謂富貴不必逃。然積財與積德孰富。貴孰不必逃。然人爵與天爵孰貴。兩者難兼。則取舍宜審矣。叔試觀溺情軒冕者。抗志山林者。孰

汚孰潔患得患失者無得無失者孰憂孰樂閑閑於十畝之間者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者孰勞孰逸且叔欲得縣令前驅之壻豈若得免禍亂世之壻使令愛視張儀之舌豈若舉梁鴻之案爲中庭之泣豈若儘冀野之耕橫長處貧賤誠失尊望然士有志操即百結可耳萬鍾可麾榮妻子光親戚可得而移易者惟尊叔諒施謹復

答路秀才書

僕老矣戒之在得此其時也敢見利忘義耶來示彼得開老我得二十金人已兩便似也然僕日以義利之辨入語妻子出語諸生

康聖學甫考 姚培吾先生

願起先生于九原而與之小酌守法

一旦受賕請託將復何顏相對况可開卷與聖賢語乎素行不足信重於人慙愧之極無以自容

與姚萬函書

清晨煎藥文煥以奏章圖說來示即於爐邊誦釋圖說最好可與鄭俠流民圖並傳不朽奏亦見爲國爲民之意但落近代套數不類古人奏議古人奏議短近代尚長篇古人奏議質近代工文章竊恐長則難竟文則未易省也曹真子火災疏有同祿字愚謂不可用真子問故愚曰恐上不省耳今上學識或不逮皇祖吾弟奏章文於真子異其能竟能省得乎不能竟不能省與其聽納得乎

野人不曉事率意妄言誠以鄙見既然儻不披裘相告即謂非信爾吾弟諒旃

與邑庠先生書

老師鳴鐸敝庠多士共慶得師而履踈慵成癖未嘗恒趨函丈問罪可勝言邇者學吏至寒門橫方在病且有兄喪未得延見未詢來意越數日敝鄉諸友取前任劉父母過譽橫者益以近事具呈臺下欲使橫邀分外之福橫初不知今始聞之不勝愧愕先年學道南公祖誤以橫爲賢令本縣開具行實劉公不得不爲溢美今上司不物色橫而欲爲前日所爲無論橫之庸庸有愧斯舉且

廣聖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六

五經堂

吉凶悔吝生乎動萬一上司不以爲然豈惟不便於橫亦恐不便於老師不便於橫橫當之可耳不便於老師悔可追耶願體鄙議准賜中輟共安無事之天庶橫無鑽刺之嫌老師亦無受請妄舉之疑視求榮得辱者相去不萬萬哉橫宜請學辭謝緣凶服不可入公門兼賤疾新愈不敢冒風寒肅此代面伏惟鑒諒

答鹽臺李公祖說

夫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自陷溺之後言之也老公祖謂人豈有不仁者自降喪之初言之也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下文云違禽獸不遠云此豈人之情老公祖之言孟子通節

之意也。夫子之言。特之反覆一段之意也。言雖不同意。實相發學。者鑒小人於陷溺之後。又遡小人於降喪之初。而存仁益不容已矣。

誨壻劉再秉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爾家積善久矣。爾固宜憑藉餘慶矣。然無私厚者天也。不可倖者福也。故善者之子孫。或不克濟其世美。則降祥之天。忽變而為降殃之天矣。不善者之子孫。或能蓋其前愆。則降殃之天。又轉而為降祥之天矣。前人之積善果足恃乎。後人之力善可少怠乎。詩曰。自求多福。敬嗣先德。益綿餘慶。在吾甥而已矣。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送鹽臺公祖李公還闕序

公南阜鄒先生高弟。名聞海內久矣。癸亥春。持斧衣繡。按畿河東。至則廣育才館。選三省士課其中。勅弘運書院。與諸鄉紳及士庶之有志者會講。每會輒問愚在否。愚方居兄喪。未晉謁也。長至後。公巡歷歸。愚亦釋服。相見蘇君書舍。歡若素交。不自知其貴而賢。不知愚之賤而不肖也。顧愚議論與公異者頗多。知止一節。反覆論辨。迄不相一。然終不愚棄者。契在議論前也。公幾於止者也。愚志於止者也是。則議論雖異。躬修未始不同也。躬修苟同。議論政

不必不異也。如令一實踐一空談。議論雖同心。固不相契也。公行矣。愚不復侍左右矣。惟勉強求止。期於必得不虛吾志。庶不負公知遇乎。若乃益懋純修。安厥止為百世師。是在公而已矣。是在公而已矣。

賀弼元趙君遙授訓導序

古人謂財曰泉貨。其出入之制曰泉。法取流通四布之義也。可見財不貴積貴於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所積有實用。乃稱善積。與邇者遼事孔棘。司農告匱。持籌者計無所出矣。趙君念曰。東方不靖。吾國不競。吾方困於膠庠。不得一試吾奇。遂吾請纓之志。吾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憤之又念曰。國家所乏者餉耳。餉足則兵可集。兵集則敵不足。使矣。於是投牒督餉使者。輸銀五十兩助邊。領咨謁銓曹。遙授儒學訓導。趙君可謂積而能散者矣。抑聞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王府有屯田護衛。此舊制也。今賦額日增。積蓄日空。猶循舊制。可乎。當借屯田之租。佐縣官之急。散護衛之卒。以其糧養戰鬪之士。待兵事平。徐復舊制。此一策也。又聞弘治時。納劉大夏之言。光祿一司。歲省銀八十萬兩。今內而宮闈。外而諸司。豈無冗費可節者。倘一切裁減所省。必多。何患財寡。何畏敵強。亦安用區區爵級之鬻哉。愚愿兵戈不靖。變且他出。思有以救之也。久矣。故因趙君之事及之。

倘當事者聞而議行天下事尚可為乎

告劉朴菴樞文

惟兄與弟相去最近。相處最早。相觀最久。相信最深。故兄臨終屬弟以後事也。弟敢不勉竭鈍期。副委託。荷家人之咸宜。即遺命之可復。一時語言不必盡泥也。弟婦樊氏十月二十七日生女。僅藉庇廕得至成立。當與二郎總甲共奉兄祀。兄靈不昧。其亦許我謹告。

告楊寒質樞文

維天啓四年歲次甲子九月壬子朔越八日己未。窓侍教生姚橫。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五經堂書

揮淚陳性告於新逝賢弟楊寒質之靈曰。昔年為先母先兄。耳食之供壽器之需。陸續用過宅上三十二金。幾二十載矣。二月間。有餘粟買金還弟。弟不悅曰。兄何拘也。朋友之義。豈計此瑣瑣。弟所送兄亦未如此之多。兄加利還我耶。還已不是。加利益不是。力辭不受。余亦固讓。因置金坐側几上。日莫辭歸。取金投我曰。方送兄時。豈望兄還。弟有兄無。又何必還。余曰。弟不望還。可耳。我不還。可乎。且幸已有此。安得謂無。曰。兄所有者此耳。盤所有還我。視我為何如。人不覺色變。余不復能強。權持以歸。告子文耀。且曰。此金終當歸楊宅。今以付汝。汝善藏之。吾兩人既終。汝還汝楊叔之子。

迄今數月耳。弟已記玉樓矣。余聞訃。東向慟哭。哭已文耀曰。前所藏金可送楊宅矣。余曰。然。命備牲醴。與金並陳。柩下。嗚呼。我還金之心。即弟辭金之心。弟之心已得遂矣。我之心可中變乎。弟尚體我勿終謂拘。吁。嗟。朴兄已逝。弟復繼之。相知益寡。可勝歎歎。謹告。

喪兄解

姚子喪兄。不用禮生。不用鼓吹。儒者安於所見。相與非笑之。王生以告姚子。自解曰。古之喪事。葬前無祭。祭自初虞始。相導諸人。以子弟之嫻於禮者為之。未聞用禮生也。用禮生起於近世。彼其所祭者何鬼。見多士致奔安乎。主祭者何人。使冠裳執事安乎。不安。

廣理學備考 姚培吾先生

五經堂書

可謂禮乎。非禮之禮。可與俗同乎。昔喪先母。價請母用禮生。先兄曰。事死如事生。事生所無。事死不用。可耳。寒家喪祭不用禮生。非直今日然也。劉太朴喪李安人。已不用禮生。又非直寒家然也。夫人生都顯盛。出入設鼓吹。葬而以金鼓前導。分固然耳。子兄布衣也。葬布衣。即安布衣之分。夫何異焉。今時喪家。父母初終。即辦戲會。客通宵劇飲。迨將發引。晝夜奏樂。聞達邇。柩前門外。以至番間。戲臺相望。優人譁浪。舉坐大笑。孝子亦或莞爾。妓女如雲。更互持觴。娛侍眾客。客醉遂相狎於喪間。考妣有靈。所不怨恫者鮮矣。子猶記少時嘗從朴兄郊遊。王子大過之。語眾曰。這村漢事。聽那村。

漢說將喪禮通壞了。周師文聞之曰。村漢所壞者。運城禮耳。非喪禮也。禮失而求諸野。村漢何可忽也。今茲喪兄。儻亦師文所獨與者。與諸儒不以予爲然。請質諸師文。這村漢指朴兄那村漢指予朴兄喪二弟及內子皆問禮予予故議者云然

喪禮議

按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官至。士踰月。外姻至。非以貴賤爲久近。爲臨喪者人有衆寡。路有遠近耳。今人惑於衍士有數十年不葬者。有一家停數柩者。倘如治氏事起不測。雖伏棺死。竟何益焉。嗚呼。踰月而葬。禮有明訓。暴殄廣理學備者。純培吾先生

不葬。律有明禁。治氏之事。又足爲殷鑒。喪可久留哉。

預囑三子

邇來兩目漸昏。四肢亦弱。惟其欲落足。猶如左時天啓甲子陽月朔日也。

合葬之禮。其來久矣。然古之聖賢。亦有不盡然者。虞舜漢馬援。其可考者也。蓋使死者有知。雖不合葬。猶東西房也。豈不能自相往來。如其無知。合葬奚益。我一生命苦。六妻相繼。皆不幸夭折。歲月既久。棺多腐朽。不可遷葬。且一墳亦難容七棺。爾兄弟記吾言。我死勿合葬。勿畏庸俗妄議。我方無病而遽言此者。慮病則迷。惑言不及此。或病驟則欲言而不能也。想爾母安於幽宅。亦不願動。推

一番。爾曹宜共體之。勿率於小不忍。以亂大謀。則孝矣。

節婦慈母薛氏傳

薛氏。謝君勅庶母也。勅三歲失母。九歲失父。當是時也。家計窘迫。母孀子幼。又非已出。或諷薛他適。薛曰。男子百行。婦人一節。我既以身事人矣。雖幽明永隔。敢有他志乎。且主母臨終。以愛子付我。今尙未成立。如我去。置此兒於何所。淚與辭俱。言者慚服。既而君勅好嬉戲。不事生業。或勸薛自爲計。薛曰。此兒尙少。俟三五年。或頗自悛。吾母子可相保。萬一不然。我投井死。兒雖流落。我見渠父。母於地下。猶有辭以說終。不能隨他人去也。君勅聞之。不覺大異。

廣理學備者。純培吾先生

自是服勤農事。家業漸豐。蓋育而能化者。與可謂賢矣。今年。人旬尙無恙。君勅父名寧。晉府軍餘。世居安邑之羊園村。死之日。年方二十八歲。

義僕王一元傳

王一元。猗氏王鑑令狐翁鋸之僕也。翁少遊邑庠。厭薄舉子業。投牒督學使者。得衣巾終身。日以奕酒自娛。田疇庫廩。一切委諸一元。一元竭誠無私。而才復足以濟之。肆翁家貲益克。諸孫亦得專精業儒。科第相繼。初一元與諸僕素相等夷。一旦專領家事。衆共嫉之。誣其積私財。翁曰。王一元決不負我。衆言之不已。翁曰。渠爲

我管家使我得免煩勞。即有少許自潤。亦何妨。一元既死。家無遺。貨。妻子不能自給。翁時時賑卹之人。始知一元無私。服翁知人善。任使云。張緣汀曰。王一元有才。有行。不當以僕隸輕之。其得事令。狐翁蓋亦有天幸。士不逢知已。感此三嘆。

孝丐傳

或言一顯宦自任來。陳金帛母前。使分散親戚。以悅其意。具是孝。子愚謂孝在守身。此金帛盡出祿賜。乃可。如非其有而取之。為孝。之累多矣。且孝庸行也。人皆可為者也。如必以此為孝。將貪賤者。遂無能孝乎。因憶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

廣理學備考

彭培吾先生

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嘲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有老。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之。母死。丐不復見人。至乞丐。養貧賤矣。彼其事親有。令人景慕者。則亦何必都通顯。廣積蓄。始稱善哉。

知行說與門人講大學

可○講○發○論○

知行工夫原是一齊並進。知得這事。就要行這事。方行這事。又要。知那事。非必待盡知而後行。既行便不復求知也。如此兩傳。愈。等之有所親愛等之偏。豈明知而明為之。畢竟是知之未至也。以。此見格致之始。已從事於誠意正心修身。誠正修身之時。猶不得。

廢格物致知之功也。如必待盡知而後行。無論有白首不及為之。患且未履其事。其知亦必不真。既行不復求知。無論所知有限。且。知之未真。其行亦必不當。豈大人之學乎。

高宗尹吉甫辨

高宗賢聖之君也。使以後妻殺子。商頌胡以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乎。尹吉甫賢臣也。使以後妻逐子。周雅胡以曰。萬邦為憲。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此益信。

魯義姑論

魯義姑非義也。齊魯共義之。皆不知義故也。女子以身事人者。

廣理學備考

彭培吾先生

身非已有。況得有其兄之子乎。已之子。夫之子也。夫之子。夫家之。宗祀實寄之。棄夫之子。是絕夫家之宗祀也。欲全已之兄子。而。夫家之宗祀。背公向私。孰甚焉。故曰。魯義姑非義也。齊魯共義之。皆不知義故也。

詩

聯句

性儉衣無帛。
家貧食有藟。
巧者不如拙者。

聞然勝似的然

樂天始自畏天

知命乃能立命

聖功有要惟居敬

王化無為但篤恭

志篤方知陰可惜

得深愈覺理難窮

慮事或難明語衆

告天何必夜焚香

廣理學備考

道學體道就是傳道

言官受言方能進言

安見有生之初我非聖賢

忍使既死以後人同草木

天地生我我尚可與天地參

堯舜同人人奈何出堯舜下

定靜安慮得知止後陸續進

仁敬孝慈信緝熙中一滾齊來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舉非易盡之道

○立○到○極○處○自○知

王維屏曰人同此理不拂乎理即可對人言何必明語衆天在此心不昧其心便是告天何必夜焚香然此亦有為而言非議文正清

二公也

玉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中○間○無○路○那是可偏之情

邪正分路甚邇出正路便入邪路可不慎與

真妄起念最微去妄念即還真念勿自欺也

諸儒評論

同邑曹氏

後之姻此言如何假得

也

同邑姚氏

志合寒修茹素其貧含經味道

廣理學備考

戀洎生死以與偕南冶仁義之鄉

閑朴赤以自尚虛已應物協情適事

行孤踪才影經經然蟬蛻塵埃之中

魏跡而即不慚食者

吳氏

思苦案朝夕不怠兩足刻穴茅茨土堦蕭然物外

諱于

其祭楊寒質也償生前之金祭劉朴菴也許

後之姻此言如何假得映中大槩類此雖有善假者不能襲而為

也

立諱曰余友姚子培吾早登賢書高尚不仕德俸往

志合寒修茹素其貧含經味道獨慕之忱歷終始其勿替友

廣理學備考

戀洎生死以與偕南冶仁義之鄉範圍忠信之圖飭維魯以

閑朴赤以自尚虛已應物協情適事隱心後動百愚弗侵介性

行孤踪才影經經然蟬蛻塵埃之中自致衰區之外真可謂行

魏跡而即不慚食者

吳氏

思苦案朝夕不怠兩足刻穴茅茨土堦蕭然物外

度

幼慕河汾之學于書無所不窺而主于窮理

(明) 陳如松 著

蓮山堂文集二卷

民國七年鉛印本

蓮

山

堂

文

集

武進方毅書



